

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,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,坚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,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,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,弘扬革命文化,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,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,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(2022年10月16日)

致读者

在人们企盼的目光中,2022年缓缓谢幕,2023年来到了。

过去的2022年,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家园》版以弘扬中华文化、民族团结为己任,记者走乡村、下基层、进校园,用一支短笔、一部镜头、一个视频,全方位、多角度地记录内蒙古大地底蕴深厚的非遗技艺、文物故事、时节变化,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。

2023年,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·家园》版一如既往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,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,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,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,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我们将加大自采稿件力度,用更多视角挖掘内蒙古大地上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故事,展现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。

【见证】“一捻金”墨锭: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教材

□王大方

2010年,内蒙古文物考古人员在包头市达茂旗安答堡子古墓考古中,发现的元朝时期的“一捻金”墨锭,填补了内蒙古地区没有元代制墨实物的空白,见证了草原丝绸之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。

据《汉书》中记载,朝廷对不同品秩的官员有“赐大墨、小墨一枚”的制度。反映了墨锭在古代官员和社会生活中曾拥有的位置。进入宋元以后,文房四宝纸、墨、笔、砚成为社会生活中古代读书人与艺术家写字、绘画须臾不可离开的学习与著述的工具。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答堡子城址(又称木胡儿索卜嘎城址),位于包头市达茂旗达尔汗苏木额尔登敖包东15公里处,这座古城是汪古部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

汪古部世居阴山地带,崛起于金代。成吉思汗与其部长阿剌兀思剌吉忽里结为“安达”(蒙古语,意为兄弟)后,汪古部所居的古城被命名为安答堡子城,经济文化不断发展,逐渐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之上的一座名城。

2010年,安答堡子城西山梁一处古墓群出土一批重要文物,包括“一捻金”墨锭与石砚,还有豆青釉刻花高足瓷杯、蓝釉黑花带盖瓷罐、钧釉碗、白瓷碗、白玉“心”形饰件,以及银杯、耳环(金、银、铜)、铜簪等文物。

其中,罕见的“一捻金”墨锭与石砚,埋葬在一座墓棺中,考古人员认为,这位墓主人应当是汪古部的一位文化人。

元代,汪古部确实有许多著名的文化人享誉全国。例如汪古人马祖常(1279—1338),谥文贞,字伯庸,先祖世代为雍古部,居住在净州天山,《元史》有传。马祖常在元仁宗时期,任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。他大力提倡尊敬父母,学习圣贤之书,还建议实行武举考试,储备人才以备非常之用。马祖常的文章气势磅礴,以先秦两汉文章为榜样。他曾翻译《皇图大训》,编集《列后金鉴》《千秋记略》等书进呈皇帝,被元文宗赞为大儒。

自古以来,蒙古民族就很尊敬老师。今天的草原地区还有许多以巴什(蒙古语老师的意思)命名的村镇。

元太祖成吉思汗曾教诲子弟们说:“读书的糊涂人,终究会超过生来的聪明人。”元朝时,随着各民族在草原友好交往交流交融,中华文化不断深入各地,元上都、集宁路、赵王城等地均建有文庙。当时,著名文人陆友写出了我国第一部《墨史》,书中记载了唐、宋、元著名墨工100多人。其中,元代制墨名家有朱万初、潘云谷、吴良国等人,但都是有人物记载而无笔墨实物。

安答堡子古墓出土的元朝时期的“一捻金”墨锭和砚台,填补了内蒙古地区没有元代制墨和砚台实物的空白,见证了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使用情况,是历史上各个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教材。

(作者系内蒙古文物学会副会长)

看传统技艺·听融合故事 ②7

一根布条,盘尽繁华。

软软的、细细的布条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级盘扣非遗传承人孙亚杰的手中,几经弯弯绕绕,或变成一朵火热的玫瑰,热烈奔放;或形成一个你我的姓氏,婉约多姿;或变成一只形神兼备的小动物,灵动活泼,它们作为胸针点缀在素衣之上,是一抹旖旎春光;作为耳坠摇曳在耳上,更显女子妩媚多情;作为挂饰装帧于白墙之上,让钢筋水泥瞬间有了灵魂。

这就是新时代的盘扣,承百年之历史,从衣襟之中走向广阔天地,于万千变化之中,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。

耳濡目染 暂露头角

盘扣,也称为盘纽,因其由手工盘制而得名,是中国特有的工艺品,它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演变后,在清朝初期开始真正成型。在中国传统的旗袍、马褂上,盘扣被用来起固定衣襟之用,除具备扣子连接衣襟的功能外,更是服装装饰的点睛之笔。

在漫长的岁月中,盘扣作为女红的一项重要手工艺在民间广泛流传。然而,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和节奏的改变,盘扣同许多其它传统技艺一样,慢慢被人们忽视、遗忘,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,盘扣这个词新鲜又陌生。

“小时候,我就接触过盘扣制作。”作为一名“70后”,孙亚杰对盘扣制作情有独钟。她说,从小,她就经常见姥姥和母亲制作盘扣。“那个时候,盘扣制作很单一,就是简单的把布条盘成一个算盘疙瘩缝在衣服上,叫一字扣。也有在旗袍上制作花扣的,但是因为费时费力,是有钱人才能偶尔用得起的。”孙亚杰说,她从小喜欢盘扣,跟着姥姥和母亲学习制作盘扣,也学习做中国结、手绳等挂饰。

传承创新 渐入佳境

孙亚杰制作的盘扣,花样繁多、样式新颖、高端大气。她说,盘扣所承载的,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智慧和精髓,她值得为此付出一生的努力。

2019年,孙亚杰来到呼和浩特市的一家公司专职从事盘扣制作,正式开启了她与盘扣丝丝缕缕的缠绕。

公司给了孙亚杰足够的空间,专门成立了玉儿盘扣手工坊,让她在盘扣的世界里发挥想象,纵横驰骋。孙亚杰不负所望,仅2019年当年,就设计推出了10多款胸针系列,引来销售大热,以后每年她都会推出不同系列不同款式的盘扣作品,件件美轮美奂。

2021年,孙亚杰成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级盘扣非遗传承人,开始了带徒传艺之旅。

孙亚杰和她徒弟制作的每个盘扣,必须要经过30多道严格的纯手工工序,这些工序是孙亚杰在日复一日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。她说,从开始的选料、裁剪、粘胶,再到填芯、对折等,每道工序都有讲究,都不可马虎。

“经过多年实践改良,现在的布条盘里

面都会放铜丝,这样做出来的盘扣可以更好地定型。”孙亚杰说,制作盘扣时,一个工序不上心,就会影响盘扣的成品质量。

“盘条用定位针扎的时候,定位针必须保持直立,定型后在盘的过程中,以镊子为主,手为辅,镊子也必须是直立的,不可以歪,所谓‘花转镊子不转’。另外,填芯的时候,不是说把棉花随便填到盘条里就可以了,而是棉花的纹路必须一致,这样填好的盘扣无论怎么对折,从哪个角度看,盘出的花都是聚光的、灵动的,特别漂亮。”孙亚杰说。

其实,无论盘扣的形象、姿态如何变化,拆开它,始终都是一根普普通通的布条。但是,就是这根传承千年的布条,在孙亚杰手里“活”了起来,从最初的胸针系列,到后来的耳坠系列、挂件系列、包挂系列,乃至到现在的衣片系列等,孙亚杰在四五年的时间里,共设计推出了200多个系列400多种款式的盘扣,其中,光百家姓就做出了130多个姓氏盘扣,每个姓氏盘扣根据间架结构,或潇洒飘逸,或娟秀俊美,各有风姿,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,尽显中华民族独有的视觉美感。

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

的选择。

留心处处皆学问,孙亚杰特别注意从日常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。

27路公交车是孙亚杰几乎每天乘坐的,因为这条线路连接着家和单位。

在公交车上,她看到27路公交车的窗户上贴着的蒙古族花纹很独特,她就截取其中一节花纹,再加上汉族常见的云纹,两者巧妙组合起来,就成了一枚多姿多彩的胸针图案。

一个夏日的晚上,孙亚杰下了公交车,漫步在万达广场的步行街上,当时,一盏盏路灯的光影投影在步行街石板的花纹上,烂漫漫漫,像极了满山的扫帚梅。孙亚杰灵机一动,回家后加枝添叶,这些扫帚梅又成了她手中两枚漂亮胸针的图案。而内蒙古美术馆旗杆后面的那对儿铁艺凤凰,也为她制作胸针提供了参照。

“我只有高中毕业,制作各类盘扣系列的灵感全部来源于生活,因为我热爱生活。”孙亚杰说。

在孙亚杰的手中,古老的中国盘扣从远古走进了现代。她赋予它们以生命,赋予它们更多的形态,让盘扣这项传统技艺从中国走向更远的未来。

巧手缠盘扣 古枝开新叶

□本报记者 高瑞锋

